

拗斗

2024年4月底,拆迁搬家,清点旧物时,看到一只已经有些褪色的红漆拗斗(见图)。我拍了照片,太座吩咐不要卖了扔了。弟妹说,给阿嫂留着。

这只拗斗是弟妹1990年代早期嫁给我弟弟时的陪嫁,虽然色彩没有当时鲜艳,但仍然是全新的,从未使用过。

拗斗是故乡旧物,是一种用木头做的盛水的器物,矮圆柱形,中空,以竹钉作排销,将短木板围成圆桶,腰部用铁箍箍住(旧时没钱买铁箍时,也有用篾条做箍的),上沿略大于底部,其中一处有提柄,提柄在一块桶木上方略微弯折,与桶身几成“占”字形。拗斗整体看,略近鹅型。桶身似鹅,桶柄似鹅脖和鹅头。因为常被水浸泡,易坏,所以做拗斗的木料通常较好,耐腐蚀。日常维护,就是每年夏天,挑不下雨的日子,洗净,刷层桐油,晒干,防虫防腐。

拗斗是方言音,也是器物官名。其名何来,我不晓得,也没在前人书里读到过,过去我常写成凹斗,后来研究语言的朋友提醒我,应该写成“拗斗”。“拗”,《说文》说手拉之意,拗斗盛水,倒也确实如手拉。另“拗”也有折、转折弯曲之意,拗斗其形意,也耦合。

拗斗和木桶一样,虽然是木头所制,却非木匠所能做,能做拗斗和木桶的,是箍桶匠。武进其他地方,以及宜兴一些地方,也有说拗手的,邻近武进的无锡阳山,灶台上的才叫拗斗,大的用来洗衣服等用的,则叫拗桶。我是这次在朋友圈发了照片才知道,不远处竟称我熟悉的拗斗为拗手,从前根本不知道。可见我孤陋寡闻。不过倒是浙东宁波等地,跟我家一样,也称之为拗斗。

拗斗是盛水器物。旧时家里通常有三种拗斗,一种大拗斗,就是此次搬迁时翻出来的弟妹陪嫁之物,一种是中拗斗,还有一种是小拗斗。

小拗斗体型最小,过去通常是猪圈边用来舀猪食喂猪用的。它是最早消失的,被其他更趁手的器具诸如小撩勺替代了。

中拗斗主要是盛水用,从水缸里舀水往锅里倒的器具,十分方便,是旧时灶间必备,与水缸配套。平常不用时,常放在灶台上,或灶间水缸的木盖上,有时也会扔在水缸里。小时候在水缸里玩拗斗,一摞一松察其沉浮,是小孩喜欢的游戏。我小时候天热时玩累了回家,如果趴在水缸上喝不到水,通常就用拗斗盛满水,端着

“咕咕咕”喝个饱,解渴消暑。有些人家家里拗斗也用来装米饭,类似今天饭桌上用一个大盘装满米饭,供饭桌上食客自己盛饭。

灶间的拗斗也是较早消失的物品。相较铜勺,拗斗大而笨重。后来被铜勺或塑料水勺取代了,我家就是大铜勺取代了拗斗。再后来,因为自家打了水井,后来更是接了自来水,灶间的拗斗再无用武之地,也就不知扔在哪个角落,自生自灭了。

大拗斗过去主要是生活用具。据说在宁波绍兴地区,拗斗是沐浴器具。我不知道他们那里的拗斗有多大,在我看来,拗斗顶多能用来盛水擦身。在我故乡,过去拗斗则常用来给小孩女人洗屁股,也是家里人冬日洗脚的器具。冬日洗脚用拗斗,旧时最是常见。平常则最常用来洗衣服。旧时,女子用一只手在腋下夹着装满脏衣服的拗斗和棒槌,另一只手扶着拗斗柄,去码头洗衣服的场景常见。女人用棒槌捶打衣物时,拗斗通常就在一边。

拗斗其实也是农家的生产工具。早些年到插秧季节,拔秧用的秧凳不够,通常把普通的小座凳放在拗斗中,配合作秧凳。秧凳必须两头都是平整的木板,一头搁屁股,一头搁在泥地上,平板才不会在泥地上凹陷下去。我最初跟着祖母拔秧,就是从坐在拗斗装的凳子上开始的。拗斗触地面积比秧凳大许多,更容易平稳,不会坐歪跌倒,一屁股坐秧田里去。

夏天小孩到河里洗冷浴(游泳),顺带摸些螃蟹、螺蛳、阿蛳(蛤蜊、河蚌)回家喂鸭或给自己开荤补充蛋白质,用来装螃蟹、螺蛳、阿蛳的,就是拗斗。拗斗是木质的,不会沉入水底,能装许多螺蛳、阿蛳,而桶沿光滑,螃蟹也爬不出去。少年时代的夏日,洗完冷浴的我,常常会和弟弟抬着半拗斗阿蛳、螺蛳回家。

夏天给河沟截流,弄干捉鱼,用来干河“狂水”(将围起来的水弄出去)的,少年用来舀水的,多是大拗斗。

顺带一说,旧时乡村条件差,小孩夏天在河里学游泳,没有救生圈,大拗斗就是小孩的救生圈。小孩初学游泳,都是双手攀附着拗斗的边沿,摆动双脚学弹水,在浅水区弹水前行的。有了一定基础和胆量,想尝试游到深处去,通常也是拿条绳子,一头系在拗斗柄上,一头系在小孩腰间,万一胆小呛水,有拗斗在,不会被淹死。我最初就是这样学会狗刨的。

在旧时故乡,大拗斗是女子陪嫁的标配。除了刷红漆,拗斗里还得放一双新鞋(这倒也拗斗常用作洗脚器物配件),鞋上覆红“双喜”字,有时还会放柏枝(旧时坟墓多柏树,但坟上柏树枝却不能作结婚造房上梁之用,得专门用吉地的柏枝)。1990年代我弟弟结婚时,此俗尚存。如今新风尚,用不到拗斗了,拗斗大概率从陪嫁队伍中退出了。



大庙弄:二十六载难忘岁月

1971年8月,江苏省所有的地市报和县报统统被取消,全省只剩下新华日报“一枝独放”。“四人帮”倒台以后,全市恢复市报的呼声越来越高。市委书记何冰皓在征求各方面意见后,决定恢复市报。因为当时全国工业学大庆呈如火如荼之势,所以取名为《学大庆战报》。《学大庆战报》临时设在大庙弄26号——座破楼里,那座楼上下两层,属于危楼,雨天外面大下,里面“嘀嗒”。报纸刚办,常有通讯员来访,上上下下,脚步“咚咚”,那楼房竟有晃动之感。

1980年7月,市委决定成立常州报社(1983年7月1日改为《常州日报》),市委宣传副部长李文瑞兼任社长、总编辑,徐荣生同志任党组副书记、副总编,并主持工作。是年10月,一个秋风萧瑟的日子,我由江苏省煤田地质勘探公司调入常州报社。1981年秋,大庙弄26号危房拆除,编辑部临时借用大庙弄里的广播局三楼办公。那时的报社结构比较简单,群工科、美术室、广告科设在大庙弄口的印刷厂,政文科、经济科、副刊科、办公室设在广播局三楼。《常州日报》复刊两周年的时候,市领导与全体员工有张合影,报社编辑部一共只有二十余人。报纸四开四版,发行量有三万份。

常州报复刊,没有办公用房,徐荣生便建造新大楼作为第一要务来抓。报纸业务请其他两位副总编分管,自己则一门心思扑在基建上。大庙弄新大楼旧址,有四户居民住宅,拆迁安置,报社无能为力。老徐硬着头皮登门拜访市房管局局长杨桂和分管建委的市领导,请求援助。在他们的支持下,徐荣生带领有关人员上上下下跑了几趟,半年下来才落实房源,将住户迁走。建筑材料当时实行“双轨制”,“白市”与“黑市”差价翻番,市场上钢筋奇缺,价格昂贵。徐荣生请熟悉贸易、物资和机械系统的老报人吴颖之、倪铁城出马跑建材。常柴厂、常拖厂、常钢厂、冶金厂、齿轮厂等单位领导听说报社造大楼,都很支持,纷纷鼎力相助。一个多月,建材就被搞定。1982年秋,一座拥有2000平方米的五层办公大楼在大庙弄巍然矗立。记者编辑们搬进宽敞明亮的办公室,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新大楼一至四楼为办公用房,五楼则为多功能会议厅。改革开放新风频吹,有段时间五楼曾改建为舞厅,取名“楼外楼”,舞蹈爱好者趋之若鹜,市民们都知道大庙弄有个“楼外楼”。

十年后,面对全国报业飞速发展的新形势,常州日报社党组和当时的主要负责人乘势而上,提出了“三个一”的宏伟目标,即一幢现代化报业大厦、一张大报、一张晚报。经过全体员工的艰苦奋斗和方方面面的支持,1997年7月,新闻大厦如一把利剑,巍然挺立于市中心的庙前大街,成为龙城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同年,常州日报社建立党委,为市委直属的正处级事业单位。常州日报、常州晚报分别设立编辑委员会,隶属常州日报社领导。2004年,《武进日报》主管单位变更为常州日报社。2005年,创办“龙网”,并于2008年整合为“中国常州网”,传统纸媒开始向数字媒体进军。

1997年至2006年底退休,我在



1982年秋,一座拥有2000平方米的五层办公大楼在大庙弄巍然矗立,结束了十多年报社居无定所的历史。 作者供图

这幢大厦服役十年,充分享受了现代化大厦给报人带来的愉悦。期间,我从日报调到晚报,退二线后又调到社直对外宣传办公室。十年中,我们这些老同志“老来学皮匠”,学会了电脑,实现了无纸化办公,我还参加了江苏省信息化考试,获得了有关证书。

当今社会,35岁以下的青年阅读方式以网络为主。电视、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群雄逐鹿,纸质媒体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许多纸媒的突出重围,除经营报纸广告以外,还开辟商贸公司、出租房屋、开办网络等第二战场,于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为此,常州日报社于2009年在同济桥南和平中路413号启动建设常州报业传媒大厦,该大厦为A座28层、B座20层双子大楼及其裙楼。如今车过同济桥,报业大厦以正在翻阅的一张报纸的雄伟造型,令龙城的市民们眼睛为之一亮。

2014年“七一”前夕,位于大庙弄口的新闻大厦忙得不亦乐乎,常州日报、常州晚报及社直各部门的报人们翻箱倒柜,捆捆扎扎,整装待发。搬家公司的车辆在大庙弄进进出出,来来往往,报社又换新大楼,人人紧张忙碌,个个喜上眉梢。于是,常州新闻大厦从此结束了出版常州两报的历史使命。

今年5月18日晚,改造了近3年的大庙弄正式开街。弄内的中山纪念馆、“武康路大楼”、电视塔灯光秀、音乐喷泉、古银杏树光影、玉佩弄民居的洋房餐厅,时尚与复古并存,新颜共旧貌齐飞。新大庙弄美景目不暇接,令人陶醉。作为一个在大庙弄工作了26年的老报人,由衷祝贺大庙弄老楼,焕然一新,兴旺发达,为常州古城增光添彩!

右图:1997年10月18日,常州日报社乔迁至新闻大厦。摄影:范志路



诗人翻译家屠岸

屠岸,本名蒋璧厚,1923年11月22日出生在常州官保巷外公家。后回父亲家,住常州庙前街三十六号。其母屠时,是个了不起的女子,擅长诗、书、画和音乐。屠岸读四五年级时,其母每天晚上都教他读《古文观止》等书籍,要求甚严。屠岸自己说:“我觉得我的一生,特别是我对文学艺术的爱好,主要是母亲的影响。”

1936年,屠岸考入江苏省立上海中学,1939年转学到江苏省立常州中学;1942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1945年赴苏北解放区;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上海解放后,参加上海市军管会文艺处工作;1950年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工作;1951年赴北京工作,任《剧本》月刊编辑;1956年任《戏剧报》常务编委,1979年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1983年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党委书记、总编辑。2001年,他的《济慈诗选》译本荣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翻译奖。2004年,被中国翻译家协会列入文学艺术资深翻译家名单。2017年,屠岸在北京去世,他的“衣冠冢”落在家乡常州的栖凤山。

屠岸的翻译活动始于学生时代。第一首公开发表的译作是爱德加·阿伦·坡的诗歌《安娜贝莉》。从外国作者看,屠岸翻译过

英国的莎士比亚、雪莱、罗伯特·斯蒂文森、威廉·莫里斯,美国的惠特曼、爱德加·阿伦·坡,印度的泰戈尔,俄国的普希金、尼基丁·马雅可夫斯基,奥地利的里尔克,法国的波德莱尔,爱尔兰的斯蒂芬·斯格伦,苏格拉底的彭斯,南斯拉夫的努西奇等等。主要译作有惠特曼诗集《鼓声》、《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约翰王》、《济慈诗选》、《英国历代诗歌选》、《英美著名儿童诗一百首》、《一个孩子的诗园》、《许多都城震动了》、《大臣夫人》、《我们的进军》等等。屠岸唯一的汉译英作品是师陀的小说《贺文龙的手稿》,发表在1949年6月18日出版的英文期刊《密勒氏评论报》上。

屠岸认为,翻译的目的是为了文化的交流,为了人的思想之进化,情感之升华,心灵之美化,为了“真善美”。就翻译标准而言,屠岸认为,“严复的‘信、达、雅’三原则是文学翻译必须自觉遵守与弘扬的。在忠实和美的方面,他要求自己‘既要传达原作的风格美、文体美,也要传达原作的形式美、音韵美’。”

屠岸认为,翻译工作者是“文化上的普罗米修斯,他把外国的真、善、美之火拿来输送给本国的广大读者。”这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他认为一个优秀的译者,在“爱”和“使命感”之外,其双语修养必须一流,必须“学富五车”,博大精深,必须有强烈的责任感。

□李慧 秋衣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打败美帝野心狼! ……

70多年前,一首慷慨激昂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响彻大江南北,无数“最可爱的人”唱着这首战歌走入抗美援朝的战场,谱写了气壮山河的英雄赞歌。

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政府作出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决定,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当年10月,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向中朝边境,我国安全面临严重威胁。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威胁,中共中央果断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的率领下开赴朝鲜战场。

当年11月6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向全国工人阶级发出号召: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时间仅隔4天,苏南电业局局长(戚墅堰电厂厂长)李中向全厂员工进行了总动员,号召大家要为抗美援朝作出贡献。11月22日,全厂员工上书毛主席,表明以实际行动抗击美国侵略的决心。

为响应祖国召唤,苏南电业局(戚墅堰电厂)将设在戚墅堰电厂无锡双河尖发电所的2500千瓦列车电站开赴前线。这座列车电站于1947年建成投运,是中国第一座列车电站。

“炸不垮的列车电站”驻守鸭绿江



图为坚守在“炸不垮的列车电站”的员工们。

该列车电站的44名员工高举“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旗帜,先行到达石家庄待命,后开赴丹东鸭绿江大桥畔。当时,位于鸭绿江下游的水丰电厂被敌机炸坏,丹东地区已多日无电,造成防空、雷达、机场等用电困难。在这危急时刻,刚赶到当地的列车电站员工们随即投入战斗,克服重重困难,仅用两天时间就让列车电站投入发电。

鸭绿江大桥是连接中国与朝鲜的一条重要交通要道,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条重要补给线,敌机轰炸的目标就是要切断这条命脉,成为敌我双方“你炸我保”的焦点。而列车电站紧靠鸭绿江大桥,自然成为敌机轰炸的重要目标之一。尽管敌机时常轮番轰炸,但列车

电站员工临危不惧、坚守岗位,以誓与电站共存亡的决心,保证了前线防空用电。经历了战火的洗礼,这座列车电站被前线防空总指挥授予“炸不垮的列车电站”称号。

前线员工在战地奋战,后方阵地的戚电厂内,员工以实际行动努力生产,创造佳绩,为抗美援朝多作贡献。1951年1月,结合抗美援朝,全国电力工会组织戚墅堰、上海、杭州、济南等11个单位开展爱国主义厂际生产劳动竞赛活动,从消灭重大事故、省煤节电、完成检修计划到消除设备缺陷,由上而下全面展开,同步开展扫盲、提高文化技术等活动。竞赛中,戚电厂员工的创新势头强劲,其汽机、修造工场的技术人员和工人们自行设计制造的汽射式抽气器获得成功应用,有效降低了全厂发电电耗。这项创新于1952年获苏南电业局技术革新奖。

与此同时,为支持抗美援朝,戚电厂员工还积极捐款,用于购买飞机大炮、枪支弹药,截至1951年底,全厂员工共捐献人民币折合子弹6630发。正因有无数奋斗在战场之外的人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同仇敌忾,抗美援朝战争才取得了最终胜利,维护了国家安全和尊严。